

呂碧城英倫之旅的文化景觀 ——兼及靈異/靈學敘事與宗教修行的因緣*

羅秀美**

摘 要

呂碧城一生特立獨行，中年後漫遊歐美各地，曾於 1927 至 1928 年走訪英倫半年，其重點有三：一是呂碧城以其女記者的慣習，對英倫城市文明與文化景觀進行知性而客觀的報導；獨特之處在於她面對西方文化時，不忘堅守自身文化主體或以中國情調解讀異國文化，顯示她的文化自信心。其次，呂碧城在旅次中習於閱報，往往特別關心社會新聞，尤其是訟案或靈異事件；也曾經為文論述倫敦靈學的發展。第三，呂碧城英倫旅居期間偶遇佛緣，乃至於開啟後期人生學佛的契機，同時她也關心倫敦的佛學發展，顯示後期朝向宗教修行之路的生命自覺。是以，本論文將探討做為民國古典才女的呂碧城，以女記者的姿態書寫英倫的文化景觀，並兼及其靈異/靈學敘事與偶遇佛緣而使後期生命轉向宗教修行之路的因緣，以探勘呂碧城這趟英倫旅行書寫中較為獨特的內涵，以及它之於呂碧城後期生命史的轉折意義。

關鍵詞：呂碧城、鴻雪因緣(歐美漫遊錄)、旅行文學、近代文學、女性文學

* 感謝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受益良多，謹致謝忱。本文曾以〈女性漫遊者的跨文化視野與現代性關懷——民國才女呂碧城的英倫書寫(1927-1928)〉(Cross-cultural vision and modern concern of female flâneur- England Written by Lu Bicheng)為題，發表於「現代中國的性別光譜研討會(Refracting Gender in Modern China)」(2017年2月17-19日)，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主辦，2017年2月18日；榮獲科技部「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計畫補助(編號：106-2914-I-005-003-A1)。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Cultural Landscape and Spiritual / Spirituality Narrative of the travel of the England in Lu Bicheng : Also on the cause of her later life towards religious practice

Lo, Hsiu-Mei*

Abstract

Lu Bicheng (呂碧城) who has a unique life history have traveled aroun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her middle age. Lu once visited England for half a year from 1927 to 1928. Its focus (what focus, this paper? Or her life history? need to clarify) is threefold : Firstly, due to her career as a female reporter, Lu Bicheng's objective report on the England's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ts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style. Particularly, while encountering western culture, Lu remained her own cultural subject and interpret foreign culture with Chinese sentiment, showing he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econdly, Lu was diligent in reading newspapers during the trip, often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news, reports of litigation or spiritual events in particular. At the same time, she also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ity in London. Thirdly, Lu occasionally discovered serendipity of Buddhism during her England residence, and taking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ing Buddhism in her later life. Lu is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London, showing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reporters towards the path of religious practice.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Lu Bicheng and her life of a classical talented wom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has three major focuses: Firstly, on her writing o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spiritual narrative in England and secondly, on the cause of her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Third, on the path of life to religion, to explore the more unique connotation in her Englis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ravel writing, and its turning significance to her later life history.

Keywords: Lu Bicheng 呂碧城, Hong xue yinyuan(European and American roaming record) 《鴻雪因緣》(歐美漫遊錄), Travel writing, Modern Literature, Women's Literature



呂碧城英倫之旅的文化景觀 ——兼及靈異/靈學敘事與宗教修行的因緣

羅秀美

一、前言：呂碧城「鴻雪因緣」中的英倫之旅

民國才女呂碧城(1883-1943)一生兼具多重身分，包括詩人、記者、教習(教師)、秘書、商人、遊學生、旅行者、佛家居士等，而其單身漫遊的形象更深植人心。呂碧城三次單身漫遊，首次是 1920 年 9 月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遊學，1922 年 4 月由加拿大道經日本，返回上海。第二度漫遊海外是 1926 年秋天漫遊歐美，自美國轉赴歐洲，遍遊法國、瑞士、義大利、奧地利、德國、英國等，至 1933 年冬始離瑞士回上海。第三次漫遊自 1937 年 11 月自香港至新加坡，再度赴歐；1938 年 3 月重返瑞士，1940 年秋天自瑞士歸國，途經泰國再返香港。

其中第二次歐美漫遊，呂碧城曾旅居英倫半年，自 1927 年 8 月初至 1928 年 1 月底。旅英期間，她不只參訪文化景點，並以女記者的慣習寫下知性而專業的報導式旅行散文，與其他歐美遊記一起由倫敦寄回國內報刊發表。此外，她在英倫半年經常閱讀英國報刊，且特別關注訟案與靈異事件，曾為文正式探討靈學與科學的關係；而呂碧城這趟為期半年的英倫旅居生活中，常往駐英公使館作客而偶遇佛緣，並因此開啟後半生學佛的契機，甚至離英後亦為文關注英倫的佛學發展。質言之，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除了展現文化景觀的知性報導，也透過閱報呈現她對靈異的好奇與對靈學的興趣；更有意義的是，此行也是她後期人生以宗教安身立命的起點。這三個面相使得她的英倫旅行書寫呈現既知性又玄妙的反差之美感，與其特立獨行的人生風格十分吻合。簡言之，英倫旅居半年之於呂碧城的意義十分重大，不只是獨身女子的豪華自助旅行，更彰顯一位獨特女子的靈異/靈學興趣與宗教追求的契機。因此，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別樹一幟，值得探

蹟。

近年來，近代文學、女性文學與旅行文學領域的研究，皆對呂碧城投以相當關注的目光，相關論文所在多有，茲不一一贅述。其中較重要的研究者是方秀潔(Grace S. Fong)，有多篇與呂碧城相關的論著，首先是〈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2003)¹，精要地指出呂碧城其人其作之難以歸類與定義，可謂「另類現代性」可稱之為現代文學的古典女性，以宏觀的角度看待呂碧城之文學史地位及價值²；其次是〈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游廬瑣記》〉(2007)³，探討呂碧城遊記〈游廬瑣記〉所呈現的廬山，不只是中國文化豐富的空間，也是充滿異國情調的空間，顯示廬山為一處中西文化交匯的特殊時空，呂碧城也透過對異國異性的欲望展現其女性主體的確立⁴；第三，〈Between the Literata and the New Woman: Lü Bicheng as Cultural Entrepreneur〉(2014)，筆者暫譯之為〈介於文人與新女性之間：做為文化企業家的呂碧城〉⁵，探討呂碧城成功實踐的各種身份(教育家、記者、女商人、詩(詞)人、旅行作家和翻譯)與其具有開創性的創業活動，包括婦女教育、旅遊記者和翻譯(佛經)等，以及這些身分及活動在作品中所反映的內容。方秀潔指出呂碧城由 1904 年在天津擔任女教習開始，即富有創業精神，此一精神貫穿她一生，直至生命中後期皈依佛教、翻譯佛經皆如此。此外，拙著〈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認同一以

¹ 方秀潔(Grace S. Fong)：〈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編：《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330-344。

² 英文版為：〈Alternative modernities, or a classical woman of modern China: the challenging trajectory of LÜ BICHENG'S (1883-1943) life and song lyrics〉(2004)，收錄於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男女) 6.1, Brill,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4。

³ 方秀潔(Grace S. Fong)：〈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游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393-413。

⁴ 英文原文為〈Reconfiguring time, space, and subjectivity: LÜ BICHENG'S travel writings on Mount Lu〉(2008)收錄於 Nanxiu Qian(錢南秀), Grace Fong(方秀潔) and Richard Smith(司馬富)編：《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rill,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8, pp 87-114。

⁵ 方秀潔(Grace S. Fong)：〈Between the Literata and the New Woman: Lü Bicheng as Cultural Entrepreneur〉收錄於 Christopher Rea(雷勤風)& Nicolai Volland(傅朗)編：《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65》(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Canada, 2014), pp.35-61。

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 (2012)⁶處理呂碧城之女性自我、虛實空間與文化主體之流動與認同問題；吳盛青〈彩筆調和兩半球—呂碧城海外新詞中的文化翻譯〉(2015)⁷針對呂碧城海外新詞如何以中國情調解讀西方文化，進行深度探討。相關研究盛況可見一斑。

是以，本論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以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探討她在這段旅居生活所呈現的知性旅行報導，並兼及其玄妙的靈異/靈學敘事，以及她由一般世俗的享樂旅行家朝向佛教徒修行生活的轉折。引用的文本出自呂碧城《歐美漫遊錄》(鴻雪因緣)的英倫旅行敘事，並旁及詩詞散文中的英倫主題，採用版本是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2015年)。本文擬探討以下問題。首先，她以女記者的身分慣習，知性地報導倫敦的文化景觀；並以其文藝涵養觀看異國藝術文物，展現她對於中西文藝的專業知識，同時也適時地展現自己的文化自信與對女性主體的認同。此外，曾為女記者的經歷也展現在她旅途閱報的習慣上，特別關注社會新聞之訟案與靈異事件，也曾為文探討靈學、玄學與科學之間的問題，這顯示她不只是獵奇心態，也與內在不安有關。最後兼論呂碧城於英倫旅居期間偶遇佛學傳單，順勢開啟她後半生學佛的契機，乃至於最終朝向宗教追求方向發展；她也曾為文陳述英倫的佛教發展，可見英倫旅居也是她的宗教自覺之旅的開端，此時的她已然展露了佛學因緣。前述這兩個面相的英倫旅行文本與第一類文化景觀的敘事形成奇妙的反差之美，但又巧妙地融合為呂碧城獨特的生命拼圖，並不宥於一般(女性)旅行文學慣見的內容，正是她的獨特之處。凡此種種獨特的面貌，正好展現了呂碧城兼具多重身分既衝突又融合的人生「姿態」。

二、實用的倫敦導覽書：女記者知性的旅行報導

倫敦半年的旅居生活之於呂碧城具有相當重特別的意義。呂碧城第二度(自1927年開始)歐美漫遊之作《鴻雪因緣》(後以《歐美漫遊錄》之名出版)，當初即由倫敦旅次寄回國內，委託朋友凌啟鴻(也是哥大校友)代為發表於國內報刊的。凌啟鴻於1929年〈跋信芳集〉提及此事：

⁶ 羅秀美：〈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認同—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興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2年12月)，頁167-211。

⁷ 吳盛青：〈彩筆調和兩半球—呂碧城海外新詞中的文化翻譯〉，《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1月)。

前年冬，女士自倫敦馳書抵余，命以所著《鴻雪因緣》佈諸於平津各報，於是知女士已重渡太平洋及大西洋而漫遊歐洲矣。夫歐洲多佳山水，其巔峴崛峙，江濤洶湧，可歌可泣。今以女士清絕之詩辭出之，有不字字金玉乎？嘗聞某報昔日銷售不及二萬份，自刊載女士之《鴻雪因緣》後，數日之間驟增至三萬五千份。嗚呼！洛陽紙貴，女士有矣。⁸

文中所稱「平津各報」指的是《順天時報》及周瘦鵑《半月》(後更名《紫羅蘭》)雜誌，其後方結集為《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可見呂碧城以其早年擔任女記者的慣習所撰寫的《鴻雪因緣》大受歡迎，一則由於歐洲的佳美景觀，一則由於呂碧城的絕佳文筆，兩者相乘的效果極佳。這位民國早期少見的獨立出遊異邦並撰寫遊記的新女性，以其歐美漫遊之作與國內讀者聯結，使她自我放逐式的漫遊，得以保持某種社交上的聯繫與文化上的歸屬，可見其人之特立「獨」行中亦保有對己國文化的依歸。

綜覽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不只呈現城市的文化景觀，也閱讀報上的訟案及靈異事件，並關注靈學的發展；而佛學因緣也開啟於英倫旅次(詳論於後)。簡言之，她以女記者的姿態，報導式的呈現英倫的文化景觀與社會文明面貌，有時調動中國情調觀看西方文化，十足展現她對己國文化的自信。是以，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頗符合她在《鴻雪因緣》(《歐美漫遊錄》)序言之寫作動機與目的：「自誌鴻雪之因緣，兼為國人之嚮導，不僅茶餘飯後消遣已也。」⁹可知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並非一般模山範水式的旅行文學，而是「刻意」展示專屬於呂碧城的文化涵養與知性寫作的「姿態」，因此更顯獨特的樣貌。

(一)女記者的英倫之旅：啟程、旅居生活與回程

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較偏向客觀報導，少呈現個人感懷。所有內容大致如實地呈現自巴黎啟程赴英乃至返回巴黎這段期間的生活，既能提供旅行導覽的功能，也藉此與國內友人進行聯結。

⁸ 凌啟鴻：〈跋信芳集〉，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附錄一：傳記序跋」，頁717。

⁹ 呂碧城：〈序〉，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17。

1、啟程：因醫言而遊英倫

其遊英的動機由〈渡英海峽〉(1927)可知應與「就醫」有關：「予既警於醫言，乃預理諸務，纖細靡遺。凡所欲游之處，則急於實踐。欣然孳孳，終日達觀樂天，委化任命，固久契斯旨矣。」¹⁰可見呂碧城因醫言而感生命有限，乃急於旅行各處所欲游之處，倫敦即為其一。

是以，呂碧城說道：

英倫為必游者，乃由巴黎往鮑倫(Boulogne)港口，約數小時火車之程，舟渡海峽則僅一小時耳，惟風浪湍激，甚於巨洋，朱兆莘氏曾有談虎變色之語，予幸勉能支持。旅客護照即於舟中簽驗，給以登岸文證。由孚克斯頓(Folkestone)登車到維多利亞站，即倫敦矣。朝發夕至，可稱便捷，惟視此海峽為畏途耳。¹¹

可見呂碧城的路線自巴黎前往鮑倫(Boulogne，今譯布洛涅)搭船，渡海峽至英國孚克斯頓(Folkestone，今譯福克斯通)登岸，驅車前往倫敦維多利亞車站。英法兩國相近，朝發夕至，然渡英法海峽之不適，令人視為畏途。呂碧城特別引用駐英外交官的說法，以印證英法海峽交通之令人生畏，但自認尚可接受。

接著，呂碧城〈倫敦〉(1927)述及初抵倫敦的不方便及不適應：「抵倫敦時，值美國兵團遊歷到此，致予訪十餘旅館皆無下榻處(平時亦常患客滿)。後得一中等者，陳設悉舊式，不惟遠遜美國旅館，即較巴黎亦且不逮，而價格較昂。」¹²呂碧城以她曾旅居美國或巴黎的經驗為參照，顯示初訪英之不順遂。而「幸於此邦言語能通，諸事便利，但於氣候不慣，每黑霧迷漫。暗無天日，致目痛喉癢而咳，蓋霧重如濃烟之刺激也。」¹³比較正面的是語言(英語)能通，較無大礙；而氣候不慣使身體不適，才是她最大的挑戰。關於英倫的氣候，呂碧城在後來〈旅況〉及〈多麗—大風雪中渡英海峽〉皆一再提及。再者，「凡外人到此，需往內務部稱

¹⁰ 呂碧城：〈渡英海峽〉，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86。

¹¹ 呂碧城：〈渡英海峽〉，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386-387。

¹² 呂碧城：〈倫敦〉，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87。

¹³ 呂碧城：〈倫敦〉，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387。

Home office 及警察署註冊，即遷移一旅館或住宅，亦須立時報告。取締極嚴，違者重罰。」¹⁴這又是呂碧城另一項感到不習慣之處。

2、旅居生活：樂遊城市地景與獨遊之感

儘管如此，呂碧城的英倫遊蹤仍十分精彩。除往訪駐英公使館外，由〈倫敦城之概略〉一系列短文可知，她走訪倫敦的街道、公園及國家圖書館(National Gallery，今譯國家美術館)、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今譯大英博物館)、水晶宮(Crystal Palace)、倫敦堡(The Tower of London，今譯倫敦塔)、議院(衛斯民宮，Westminster Palace，今譯西敏宮、國會大廈)、衛斯民教堂(Westminster Abbey，今譯西敏寺)、法庭等重要文化景觀或「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即以今日眼光視之，仍是豐富的文化之旅(待下一小節詳論)。

呂碧城〈旅況〉(1928)記錄英倫島冬天的氣候及英倫之旅進入尾聲的感想：

歲聿云暮，人事蕭條，島氣常陰，樓深晝晦，斷送韶華於鏡光燈影中條六閱月，而遙望鄉關，烽火未銷，銀踪長滯，有「萬方多難此登臨」之慨。因憶舊作七律一首，乃〈去國留別諸友〉者。詩曰：「客星穹瀚自徘徊，散髮居夷未可哀。浪跡春塵溫舊夢，迴潮心緒撥寒灰。人能奔月真遺世，天遣投荒絕豔才。億萬華嚴隨臆幻，謫居到處有樓臺。」¹⁵

可見呂碧城於英倫旅居半年後的蕭條心情，也因島氣常陰，更使她憂愁滿懷，萬方多難的家鄉與自己美好的英倫旅居之反差，更添愁緒；她的〈去國留別諸友〉詩¹⁶更可見去國漫遊雖美好，但仍傷感滿懷。對照去國前上海的優渥生活，更能凸顯此趟英倫獨遊的寂寥心懷。據年譜載，呂碧城自 1912 年奉母居滬，即以上海為長居地，上海不只是她經商有成乃至致富之地，也是她與詩(詞)友詩書往還與雅集談讌之地，¹⁷期間幾次去國也都是回到上海，如 1920 年 9 月赴美遊學至 1922

¹⁴ 呂碧城：〈倫敦〉，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87。

¹⁵ 呂碧城：〈旅況〉，「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

¹⁶ 〈去國留別諸友〉初刊於 1926 年 12 月 11 日《申報》；今名〈遣興〉，收錄於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詩卷二」，頁 300-301。

¹⁷ 如：1914 年 8 月南社寓滬社友假徐園舉行臨時雅集；1917 年 4 月 15 日赴徐園出席南社第十六次雅集；1926 年春夏之交，上海新聞界與文藝界假呂碧城寓所集會。

年返國居上海，¹⁸上海自此成為終生不斷漫遊異地的她的「故鄉」了。自 1926 年秋再度赴美，1927 年 2 月抵達巴黎，8 月初到達倫敦，至隔年 1 月底始返巴黎。由此可知，此時獨遊英倫的呂碧城，並沒有離開生活精彩的上海太久。是以，獨遊英倫的呂碧城在此強烈對照下，又值歲暮除夕應闔家團圓之際，頓生人事蕭條、故國之思，亦屬人之常情。

而呂碧城曾在島氣常陰的英倫冬日街頭，覓得一日本餐館：

冬日苦短，膳宿外無多餘晷，訪得日本餐館於鄰街，席珍一簋，即吾國之暖鍋熱火烹調者，而霜菘豆酪清芬爽口。曩為粗糲以饗寒峻者，今為奇雋之味，價亦特昂。豆腐每方寸薄片需二辨士，合華幣制錢四百文。侍者以冰盤進十小片，為價四千矣，豈故鄉父老所能信者！¹⁹

文中「霜菘」即白菜，「豆酪」的成分是菱粉和糯米粉，過去在中國食之乃粗食，今日在英國反而搖身一變為奇雋之味，且價格奇昂；豆腐也不便宜。可見故鄉的家常食物一旦置身物價高昂的倫敦，頓時變得高貴許多，亦可見呂碧城經濟獨立，其英倫旅居維持一貫奢華消費的習慣；不虞匱乏的經濟狀況更彰顯她自覺的女性獨遊意義。

呂碧城在〈旅況〉中又提及 1928 年 2 月獨享年夜飯的情景：

某日，計值夏曆除夕，予勉自被飾，獨宴於本旅館之特別餐廳，著黑緞平金繡鶴晚衣，躡金烏而戴珠冕(即珠抹額)，自顧胡帝胡天，因竊笑曰：「吾冕雖不及倫敦堡所藏者之華貴，但同一享用而不賈禍。」珠皆國產，為價本廉，當茲共和之世，凡力能購者儘可自由加冕(所寓旅館適譯名為「攝政宮」，一笑)，而古帝王必流血以爭之，何其愚也!²⁰

由呂碧城的自我凝視可知其當時奢華的形象，穿的是上有金線與絲線交錯繡出鶴

¹⁸ 1923 年寓居上海南京路 20 號，1924 年移居同孚路(石門一路)八號。

¹⁹ 呂碧城：〈旅況〉，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15-416。

²⁰ 呂碧城：〈旅況〉，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15。

鳥的黑緞晚禮服，腳踩金縷鞋(金鳥)，頭戴冠冕似的珠抹額(額帶、髮箍，多飾刺繡或珠玉)。總之裝扮極盡奢華之能事，且自認「胡天胡帝」。是以，呂碧城「這位國際化女性的氣派和奢華的生活方式，……及領的燙髮，珠寶首飾和品味高雅的衣著，無疑是當時西方最新潮的時尚。」²¹可見呂碧城向來以最西方最時尚的裝扮，展現自己身為女性的獨立價值及經濟實力。而呂碧城描繪自身華美的服儀，一貫地引渡古典的文言文來嫁接西方事物的形貌，既展現己身文化的優越性，也顯示她對自己的美貌與經濟能力絲毫不輸西方人之自豪。因此：

經濟的獨立，使她得以去追求一種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而同時這種個人主義又是現代的生活元素(如交誼廳和到國外旅游)和傳統的文學藝術表達(如古體詩和水墨畫)的混合物。²²

是以，呂碧城不虞匱乏的經濟能力造就她奢華旅行的姿態；而她最現代性的獨立漫遊，又是以古典的文言文表達西方事物或情感結構，既有她對自身文化的持守，也有考量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而使用此載體，兩者巧妙地揉和成既傳統又現代的跨文化美感。

但她隨即自我解嘲「戴珠冕」就是「自由加冕」，只是不必如倫敦塔裡的歷代帝后必需斷頭流血。而名為「攝政宮」的旅館，可能引自以奢華品味著稱的攝政王喬治四世之名。是以，可想見呂碧城盛裝出席單身一人的年夜飯，場景卻是倫敦名為「攝政宮」的西式旅館，此情此景頗具中西文化混搭的奇異美感。但悅己而容的呂碧城，終究只能「孤」芳自賞。

因此，呂碧城的女性單身漫遊姿態，顯然迥異於同時代女性，她遠遊到許多女性終其一生都不可能到達的遠方；即使置諸今日，依舊遠勝許多女性，相當超前。胡曉真曾如此評論：

呂碧城的歐美之遊，特點並非路途比別人遠，見聞比別人廣博，而正是她

²¹ 方秀潔：〈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頁330。

²² 方秀潔：〈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頁338。

刻意表彰其遊之「漫」。非關進取，無意求學，也不想革命救國——這才是呂碧城的姿態。²³

文中指出呂碧城漫遊所展現的「姿態」，在於她所表彰的自我風格。方秀潔也說明呂碧城的特立獨行，有力的展示了她的現代性：

呂碧城的個人主義、經濟的獨立、對傳統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拋棄，不但有力地昭示了她生活的現代意義，而且質疑了如此簡化的分類。另外，為了興趣和探險，呂依靠自己暢游世界，而非作為女眷，隨從父親、丈夫或兒子宦游，亦非作為外交官的妻子隨任海外，通過這一點，她為女性旅游的含義帶來了嶄新的維度。²⁴

是以，在女性自我與經濟狀況皆獨立自主的狀態下，無法被歸類的呂碧城得以跳脫框架，漫遊世界，且以十足自戀、自信的姿態，活出屬於她個人的現代性意義。

3、回程：渡英海峽返歐陸

呂碧城在〈旅況〉最後提及「獻歲後摒擋諸務，仍返巴黎大陸。天氣亢爽，精神為之一振。」²⁵她在這年(1928年2月)獨自過完除夕後，即返歐陸，由英倫之「島氣常陰」，變為歐陸之「天氣亢爽」，回應了起程時對英倫陰沉天氣的不適應。其詞作〈多麗—大風雪中渡英海峽〉即寫出這種心情：

海潮多，彤雲亂擁逶迤，打孤舷、雪花如掌，漫空飛捲婆娑。落瑤簪，妝殘龍女，揮銀劍、舞困天魔。怒颼鳴駁，急帆馳箭，騫槎無恙渡星河。歎些許、峽腰瀛尾，咫尺有驚波。更休問，稽天大浸，夷險如何？/念伊誰、探梅故嶺，灞橋驢背清哦。越溪遊、瓊枝俊倚，謝庭詠、粉絮輕羅。迢遞

²³ 胡曉真導讀：〈恰似飛鴻踏雪泥—民國才女呂碧城與她的時代足跡〉，呂碧城著：《歐美漫遊錄—九十年前民初才女的背包旅行記》(臺北：大塊文化公司，2013年10月)，頁15。

²⁴ 方秀潔：〈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頁344。

²⁵ 呂碧城：〈旅況〉，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16。

三山，間關萬里，浪遊歸計苦蹉跎。待看取、晦霾消盡，晞髮向陽阿。將
艤岸，蜃樓燈火，射纈穿梭。²⁶

可見呂碧城在大風雪天返回歐陸，雖天候不佳，終安然返抵。但冀望返回歐陸後
「晦霾消盡，晞髮向陽阿」，一掃英倫之陰霾。

綜言之，呂碧城倫敦半年的旅居生活，因病而警於醫言，感於生命有限而欲
旅遊之地無窮，因此倫敦乃成為她再次踏上旅途的地點。抵英後，除適應島氣常
陰外，回程亦以倫敦天氣之陰沉變為巴黎之亢爽做結，以突顯倫敦天候的特色。
而英倫旅居除彰顯其單身獨遊的自主與自由精神外，其一貫美豔的姿態與奢華生
活，也在在展現她對女性主體自覺的認同。同時，她在旅外多年的崇洋生活中，
復以古典文言詩詞展現她對於中國文化的自信與維護。綜合上述幾種面向的自信
美，這正是呂碧城之為呂碧城的特色所在。

（二）女記者的客觀報導：再現倫敦的城市文明與文化

而呂碧城的英倫行是以知性而專業的報導寫作「姿態」，客觀地再現英倫的城
市文明與文化景觀的。呂碧城展示她對倫敦這一現代城市的看法，其目光集中於
二方面，一是倫敦的城市文明；二是倫敦的城市文化。

1、城市文明：街道、公園與萬國博覽會展場

(1) 文明的城市景觀：街道、公園

呂碧城對倫敦城市的瞭解，見諸〈倫敦城之概略〉：「倫敦位於泰穆斯河(River
Thames)之濱，以西為最繁盛，東則工人、水手及各種窳人所聚居。」²⁷她以泰穆
斯河(今譯泰晤士河)作為觀察倫敦城的主軸，其西岸面貌大致與今日相同，以東
(今稱南岸)則或已有改觀。她又提及倫敦知名鬧區街道：「奧克斯福街(Oxford
Street)最為齊整而長，皆巍大商店。而匹卡的歷(Piccadilly)及瑞金街(Regent
Street)，則舞場酒肆蒼萃之區。」²⁸文中之奧克斯福街(今譯牛津街)、匹卡的歷(今

²⁶ 呂碧城：〈多麗—大風雪中渡英海峽〉，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163。

²⁷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89。

²⁸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89。

譯皮卡迪利街)、瑞金街(今譯攝政街),至今仍為倫敦市區的繁華區段。呂碧城對倫敦鬧區購物消費場所的關注,或許與她奢華消費慣習及生活品味有關。

其次,呂碧城在〈倫敦城之概略〉提及大公園有二:

一為海德(Hyde Park),廣三百六十畝,毗連坎興頓園(Kensington Gardens)則逾六百畝;次則瑞金園(Regent Park),四百七十畝,內附動植物園。街道建築之犬牙交錯,略似巴黎河之對岸,較為冷落,亦有一公園,曰巴特西(Battersea Park),面積較小,此地勢之大概也。²⁹

倫敦擁有許多占地面積相當驚人的公園綠地,是世界上最多公園的大都市。而既古典又時髦的呂碧城,自然也注意到最能彰顯現代城市文明的公園。她所指出的二處公園,一是海德(今譯海德公園),且將它與毗鄰的坎興頓園(今譯肯辛頓花園)視為同一處公園,原皆為皇家御苑,均早已對公眾開放;今日視之為兩處公園。第二處是瑞金園(今譯攝政公園)亦為皇家御苑,其內附動植物園指的是花園部分及1828年由皇家動物學會在公園北邊設立的倫敦動物園(1847年即對公眾開放)。而「二處公園」之外的巴特西(今譯巴特西公園)則位於泰晤士河南岸較為冷落之地區。這些公園原來多為皇家庭園,其後才陸續成為向公眾開放的公園;而公園正是現代城市文明象徵的重要空間。是以做為一名現代的女性古典文學家,呂碧城關注倫敦的公園顯得特別有時代意義。

(2)萬國博覽會展場:「新版」水晶宮

呂碧城對現代英國文明的嚮往,也展現在她對於萬國博覽會展場「新版」水晶宮的建築工藝的看法,可見她對於象徵現代文明的萬國博覽會具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呂碧城當時所造訪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無疑是此行最特別的一處,也是唯一已灰飛煙滅的歷史建物。1851年英國舉辦首屆萬國博覽會,選在倫敦海德公園建造水晶宮做為展覽館,猶如巴黎鐵塔為1889年舉辦萬國博覽會而建設;而水晶宮以鋼鐵和玻璃做為建築材料,也和巴黎鐵塔以鋼鐵為主建材一樣引起矚目,可說是工業革命時代的象徵建物,也代表當時英國的先進。該展覽吸引600萬人參

²⁹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389。

觀，被譽為當時世界最偉大的旅遊景點之一。³⁰

待博覽會結束後，1854年水晶宮被重建於倫敦南邊較遠的昔登哈穆(Sydenham，今譯悉登漢姆)，此即呂碧城所述：「此為倫敦之特有建築，猶巴黎之有鐵塔也，在昔登哈穆(Sydenham)，地址甚遠。」³¹是以，呂碧城於1927年所見到的水晶宮，已非當年萬國博覽會的原版，而是1854年遷建後的新版建物，因此本文稱之為「新版」水晶宮。³²遷建後的水晶宮耗資為原版的十倍之多，且高達五層(原版僅三層)，宏偉程度遠遠超越原版。但不辭遙遠特來參觀的呂碧城，似乎並不十分欣賞這棟遷建後的新建物，認為：「工料尋常，並不精美，蓋所用者僅薄片玻璃，非結晶之料也。」³³且廣廳中又多雜物，頗似賣場。呂碧城對水晶宮建材的微詞，不知是否由於她知道眼前所見的是遷建後的新建物？限於史料，不得而知。但由她對工料材質的微詞，可見呂碧城認為此搬遷後的新建物所彰顯的現代文明，其實不具實質內涵，僅表層粗具文明樣貌而已；同時也可見她很能言人所不敢言。

綜言之，呂碧城於1927年參訪1851年萬國博覽會的展覽館，看似「懷舊」之舉；但她實際參訪的並非當年原版的水晶宮，而是1854年遷建後的「新版」建物。進而言之，其參訪新版的萬國博覽會建物，既是對現代文明的前瞻態度，其實也是對於歷史事件的回顧，是以呂碧城的參訪是有「時差」的。前瞻與回顧間的反差所產生的特殊張力，也可說是呂碧城版的「另類的現代性」³⁴。進而言之，對照前述呂碧城對於代表現代文明的倫敦街道與公園的肯定，與此處她對於也是現代文明象徵物的新版「水晶宮」建物材質的微詞，可見呂碧城對於現代文明的判準，具有精到的認識與獨特的思考，不致人云亦云。

³⁰ 參考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章 水晶宮的誕生」，頁25-59。

³¹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水晶宮(Crystal Palace)〉，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91。

³² 然1936年11月30日火災吞噬水晶宮，自此成為廢墟。筆者曾於2017年2月11日造訪廢墟舊址，目前僅存基座及若干殘破的雕像，旁有「水晶宮博物館」可瞭解當年前後兩座水晶宮由輝煌至消亡的歷史。受限於學報論文的篇幅與屬性，相關照片擬於日後出版專書時呈現。

³³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水晶宮(Crystal Palace)〉，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391。

³⁴ 借用方秀潔〈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的標題。

2、城市文化：對英國社會文化素養的肯定

(1)對英國學童教育的肯定

呂碧城參觀萬國博覽會展館水晶宮，顯示她對於文明的發展及時事的掌握，此舉似與同時代單士釐於 1903 年參觀於大阪舉辦的日本國內博覽會(見《癸卯旅行記》)一樣具有現代性意義³⁵。呂碧城特別觀察了館內學童的表現：

是日遊此，遇一小學生為指導各部，其風度談論，儼如成人。據云其校即在鄰近，詢其年齡，答以十歲。歐人知識開啟之早，誠屬可驚。³⁶

呂碧城此言，以己國教育狀況做為參照系，乃特別讚賞擔任導覽的學童之風度談論，肯定歐洲人知識開蒙之早及英國教育之成功。由此可知呂碧城對教育的關心，以及她對於知識、啟蒙與進步等積極進取的事物，具有相當高度的興趣，其文化涵養由此可見。

進而言之，參照前述呂碧城對於代表現代文明的新版「水晶宮」建物材質的微詞，與此處她對於水晶宮內導覽學童的文化素質之讚賞，可見呂碧城對於現代文明與文化的區分，具有一定的見識與判斷。

(2)對西敏寺重視文學家的肯定

呂碧城造訪西敏寺，對於它做為帝王加冕或慶典之所僅簡單帶過，反而較重視歷代帝后及耆宿名流埋葬於此的部分，尤其是大文學家的安葬。

呂碧城在倫敦旅次時，正好遇到英國大詩人哈地(Thomas Hardy, 1840-1928, 今譯哈代)辭世，乃特別於文中提及哈代：「遺命欲於故里與妻合殯，當局議決，剖取其心葬之故里，尸體則葬此堂，以申崇敬。」³⁷當時舉國哀悼，為表揚大詩人的成就，特葬之於西敏寺。³⁸西敏寺安葬大文學家的空間稱為「詩人角(Poets

³⁵ 可參考羅秀美〈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淡江中文學報》第 15 期，淡江大學中文系，頁 41-94。後收錄於羅秀美《從秋瑾到蔡珠兒—近現代知識女性的文學表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0 年 1 月)。

³⁶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水晶宮(Crystal Palace)〉，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92。

³⁷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衛斯民教堂(Westminster Abbey)〉，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04。

³⁸ 呂碧城〈文痞文匪之可悲〉曾提及她在倫敦旅次正值哈代去世，謂其辭世舉國哀悼。

Corner)」，始於 1400 年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辭世葬於西敏寺，此後在此安葬大文學家以示崇敬成為慣例，是以詩人角彷彿一部由大理石雕刻的英國文學史。³⁹呂碧城雖未於文中特別提及「詩人角」，但所指即為此處應無誤。

此外，呂碧城特別提及西敏寺的墓穴石像被刻滿文字：

諸墓之像或坐或立，尤多仰臥。某爵士之石像，被遊人滿刻姓名於其頭面手臂，藉為紀念。夫游覽而題名疥壁已屬惡習，況摧殘偶像之面目乎！惟銅版鑄像，平鋪墓面之法甚佳，工料既省，且免毀傷。⁴⁰

可見她對現代公民的文明素質之看重，在景點壁面或石像上題名刻字，被視為污染牆壁有如疥癩，何況摧殘偶像之面目更不可取。但呂碧城並不流於情緒性的批判，反以其美術專業知識說明銅像平鋪墓面的好處，既節省工料又能避免毀傷，可見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

綜言之，呂碧城的倫敦記遊，較少模山範水，多集中於人文景觀的知性記述，介紹嚮導之性質較為明確，此與其於後來集結出版之《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小序所稱之「自誌鴻雪之因緣，兼為國人之嚮導，不僅茶餘酒後消遣已也。」⁴¹的態度吻合，是以，倫敦旅次不只是她個人的旅行記錄，也是向預設讀者展開的報導式旅遊散文。

三、深度的藝術文物觀察：民國才女的藝術、歷史與文化涵養

呂碧城書寫英倫的藝術文化場館之收藏，往往能夠展現她對於文化藝術的深

但重點在於自己的文章為文痞利用，模寫其真跡以謀利。詳見呂碧城〈文痞文匪之可悲〉，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29-430。

³⁹ 參考西敏寺官網對於詩人角與喬叟的介紹 <https://www.westminster-abbey.org/abbey-commemorations/commemorations/geoffrey-chaucer>(2019 年 7 月 21 日查詢)。

⁴⁰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衛斯民教堂(Westminster Abbey)〉，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04。

⁴¹ 呂碧城：〈序〉，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17。

厚涵養。除閨秀出身外，中年遊學美國學習美術的經歷亦有助益，這使她能夠專業地介紹英國的藝術文物收藏，也能在面對西方文化時展現對自己文化的自信，適度地調動中國古典情調解讀西方文物；同時也能在觀看異國文化時，注意到與女性相關的事物，適時地展現她對於女性自身的認同。

（一）民國才女的美術專業知識：賞介倫敦的藝術文化收藏

呂碧城不只以女記者的視角報導英倫所見，曾經游學美術系的背景，亦十足展現於她參觀倫敦國家美術館、大英博物館、西敏宮(國會大廈)、西敏寺等幾處的藝術收藏。此外，對於水晶宮的展出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呂碧城的美學素養，與其 1920 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旁聽美術課程的背景有關。⁴²她在〈女界近況雜談〉之一「女學生之趨向」曾提及：「就近而論，以留學諸女士程度為最高。……，十稔以往，留學者多治教育、醫藥、美術等科，洵裨實用，且屬女性所近而優為之者。」⁴³呂碧城認為美術系較實用且適合女性學習，是以「在哥倫比亞大學旁聽時，她主要修習文學與藝術等科，對西方以及日本藝術都有認識，自然成為她的美感接受的一部分。」⁴⁴然而這趟遊學幾乎未見呂碧城著墨過，但她日後遊賞世界藝術文物，想必受益於此。

是以，本節將討論呂碧城對歐陸主流藝術史的掌握、對世界文明古國文物之概、貴族與平民共享之藝術寶庫、帝后名流與詩人同穴、現代性的「時差」等五個部分。

1、對歐陸主流藝術史的掌握：國家美術館的繪畫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國家圖書館(National Gallery)〉提及「國家圖書館」

⁴²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自 1754 年創校後，一直只收男學生，直至 1983 年方於大學部招收女學生，是以呂碧城當時可能不是在哥大校本部旁聽，而是巴納德女子學院(Barnard College)。這間創建於 1889 年的私立女子學院，1900 年起併入哥倫比亞大學，但仍保有獨立的董事會與財政機構，學士學位由哥倫比亞大學授予。當年呂碧城為旁聽生，校方似乎未留下任何她的相關資料。案：筆者於 2018 年 7 月 18 日造訪哥大及巴納德學院亦無所獲。

⁴³ 呂碧城：〈女界近況雜談〉，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35。

⁴⁴ 胡曉真導讀：〈恰似飛鴻踏雪泥—民國才女呂碧城與她的時代足跡〉，呂碧城著：《歐美漫遊錄—九十年前民初才女的背包旅行記》，頁 19。

(National Gallery, 今譯國家美術館)的收藏：「館不甚廣，儲品則精，大抵為十五及十六世紀義大利名家作品及法、德、西班牙等學校之成績，或由政府之購置，或由物主之遺贈。」⁴⁵藏品多為中世紀名家之作，呂碧城特別提及三位知名畫家及畫作：

其畫為文迪克 (Van Dyck) 所作之英王查理斯一世 (Charles I) 戎裝乘馬之圖，其一為若斐 (Raphael) 之宗教畫。又密蘭 (Milan) 公爵夫人像一幅，亦以七萬磅購得，為義人侯彬 (Holbein) 之作。⁴⁶

其中，文迪克 (Van Dyck, 今譯凡·戴克, 1599-1641) 為比利時畫家，擅肖像畫，為查理一世時代英國宮庭首席畫家，「英王查理戎裝乘馬圖」即為其代表作之一。若斐 (Raphael, 今譯拉斐爾, 1483-1520) 為義大利畫家，擅宗教畫，享有「畫聖」之稱。而「密蘭 (米蘭) 公爵夫人像」的畫者侯彬 (Holbein, 今譯荷爾拜因, 1497-1533) 為德國畫家，擅肖像畫。呂碧城僅簡短嚮導三位歐洲知名畫家畫作的肖像畫及宗教畫，可見其人之藝術品味。

2、對世界文明古國文物之概覽：大英博物館的希臘、埃及與巴比倫文物

最能展現呂碧城藝術素養的是參訪英國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今譯大英博物館)。文中指出此館「廣儲上古及中古雕刻美術人物碑版等」⁴⁷，而呂碧城記錄了希臘、埃及、巴比倫、中國等古文明大國的重要文物館藏。

呂碧城對希臘、埃及兩大文明古國的藝術文物特別有興趣：

希臘名畫及蠟畫 (Encaustics)，大抵湮沒，吾人無由得見，惟於摩賽 (Mosaics) 嵌石法及藥殮屍棺 (Mummy) 之藻繪，尚可想見古畫之意旨。除於義之旁貝 (Pompeii) 古城所掘得者外，則以埃及國內發見最夥。埃及亡

⁴⁵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Gallery)〉，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389。

⁴⁶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Gallery)〉，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89-390。

⁴⁷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英國博物院 (British Museum)〉，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0。

後，其精華旨萃於此，洵屬洋洋大觀。⁴⁸

「蠟畫」是古希臘的繪畫技法，在光線下會閃耀特殊的色澤。「摩賽(Mosaics)嵌石法」今譯馬賽克，是一種鑲嵌藝術，使用許多小石塊或有色玻璃碎片拼成圖案，常見於教堂的玻璃藝品。「屍棺(Mummy)」今通譯木乃伊，古埃及人認為人死後可以復活，而復活的靈魂需要原先的身體，必須保存屍體以供死者來生所需。呂碧城認為希臘名畫及蠟畫雖不得見，但馬賽克鑲嵌畫及木乃伊木棺的藻繪，仍可見希臘古畫的意旨。這些繪畫除在義大利旁貝(Pompeii，今譯龐貝)古城外，當屬埃及最多；埃及文物之精華幾乎皆見於大英博物館。

呂碧城也提及巴比倫文明的石碑：「巴比倫(Babylon)原始碑碣多種，字形奇奧，如箭鏃，如草莢，交錯而成。經專家譯出，大抵為神話，殊可寶貴。」⁴⁹巴比倫是兩河流域的古文明之一，雖然已消失，但以其影響力而被稱為四大古文明之一。其中，「字形奇奧」應指蘇美人發明而經巴比倫、亞述、腓尼基等國改良的「楔形文字」(也稱「釘頭文字」或「箭頭字」)，多刻寫在石頭和泥版(泥磚)上，右手執筆，從左而右橫寫，楔形筆畫粗的一頭在左，細的一頭(釘尾)在右，所以字的筆畫都成具三角形的線條，如同楔形，頗像釘頭或箭頭，此即「字形奇奧，如箭鏃」。而「如草莢」指的應是楔形文字形似豆莢般呈菱形。由於楔形文字相當難以掌握，約西元一世紀左右便停用，直到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後考古學家才陸續譯解，其中確實有許多講述神話故事。

最後，呂碧城對古希臘雕刻也很關注：「又一室藏著名之愛爾金石刻(Elgin Marbles)，而碩大無朋之石像及巨逾十圍之石柱，重量萬鈞，亦不知如何而能移運於此。」⁵⁰其中「愛爾金石刻(Elgin Marbles)」是 19 世紀初英國外交官愛爾金伯爵(Elgin)買下的希臘帕德嫩神廟之大理石建築裝飾和雕刻，經切割後運回英國的石雕。這些雕刻和建築殘件迄今已有 2500 多年歷史。1816 年，英國王室花費巨資買下並置於大英博物館，此後 200 多年來成為大英博物館最著名的館藏之一，有

⁴⁸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0。

⁴⁹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0-391。

⁵⁰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1。

「大英博物館鎮館之寶」之稱。

呂碧城還提及中國館藏：「附設藏書樓收羅亦富，且有吾國宋元人墨蹟，匆匆未暇辨其真偽。」⁵¹大英博物館所藏之宋元人墨蹟極為珍貴，惜呂碧城未能正面描寫以饗讀者。即使如此，由以上對希臘、埃及、巴比倫等古文明之介紹，已可見呂碧城對世界藝術文化具有一定的認識。

3、貴族與平民共享之藝術寶庫：西敏宮(國會大廈)的繪畫與石像

呂碧城造訪衛斯民宮(Westminster Palace，今譯西敏宮；或稱國會大廈 Houses of Parliament)，是目前英國國會(上議院和下議院)所在地。但西敏宮內珍藏大量藝術品，其實也是一座藝術寶庫，這也正是呂碧城觀看西敏宮的獨特視角。

西敏宮最早於 1097 年修建西敏廳，曾遭祝融之災，今日所見大部分建築是 1870 年重修的。⁵²呂碧城說明其建築樣式為「嘎惕克(Gothic)古式」(今譯哥德式)，此為 12 至 16 世紀初期歐洲新型的建築藝術風格，予人以一種向上昇華、天國神秘之幻覺；西敏宮正是全世界最大的哥德式建築。此外，也介紹其中的繪畫樣式及石像題材：

牆壁為福來斯寇式(Fresco Style)，滿繪史事，取材宗教、武俠、公道三種精神，且多石像，皆帝王勳貴也。棟梁椽桷，雕繪甚精，其花樣大抵以獅馬皇冕為標記。⁵³

其中「福來斯寇式(Fresco Style)」今譯濕壁畫，是十分耐久的壁飾繪畫，泛指在鋪上灰泥的牆壁及天花板上繪畫的畫作，14 至 16 世紀時盛行於義大利。可見呂碧城正是從藝術殿堂的角度觀看西敏宮的。

接著，呂碧城逐一介紹西敏宮的空間並一一記錄為〈英王更衣室〉、〈皇家畫院〉、〈太子室〉、〈貴族院〉、〈爵士廊〉、〈中央廳〉、〈東廊〉、〈眾議院廊〉、〈眾議

⁵¹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1。

⁵² 1834 年大火摧毀宮殿大部分建築；1835 年展開重建計畫，1870 年宮殿重建工作完成。詳參[西敏宮]網站(<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building/palace/architecture/key-dates-fire1834-to-present/>) (2019 年 7 月 19 日查詢)。

⁵³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議院〉，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6。

院〉、〈聖斯泰芬堂〉、〈聖斯泰芬瑩〉等幾篇短文，其觀看視角幾乎皆集中於其中之壁畫及雕像，如數家珍。呂碧城並提及貴族院(House of Lords，今譯上議院)之「南端拱弧(Arch)三面，為戴士及庫樸(O.W. Cope)等所作之畫，於英倫美術建築史為第一次之畫壁。」⁵⁴可見呂碧城由建築藝術史角度看西敏宮，並非一般僅注意西敏宮作為國會大廈的觀看視角。

4、帝后名流與詩人同穴：西敏寺的墓穴、石像與蠟像

呂碧城參觀西敏寺的墓穴石像與蠟像時，前已述及她發現若干石像被刻鏤文字，並發表她對於墓穴石像建造方式的肯定，⁵⁵可見她對美術工藝技法具有一定的瞭解。再者，呂碧城提及蠟像俑：

於東隅某室中見之又一小閣，度藏蠟像(Effigy)。古俗，凡帝后舉殯，皆以前導。亨利三世以前，且以原屍露面於外，俾眾得瞻慕遺容，兼以證其面色如生，免被刺謀殺之嫌，後以蠟俑代之。⁵⁶

其中蠟像(Effigy)即雕像、肖像。這些記錄顯示了呂碧城對於英國歷史文物知識有一定的了解。

5、現代性的「時差」：萬國博覽會展覽館水晶宮的「古物」複製品

萬國博覽會的新版展館水晶宮收集一些世界偉大雕像的複製品，尤其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十分著迷的古埃及及希臘文物。而呂碧城對水晶宮的參訪興趣也正好集中於此，包括埃及館「羅賽他石(Rosetta Stone)」及希臘館「勞昆(Laocoon)父子被蛇纏繞之像」。

埃及「羅賽他石(Rosetta Stone)」，今譯羅塞塔石，是一塊製作於公元前 196 年的花崗閃長岩石碑，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詔書，由於石碑同時刻有同一段內容的三種不同語言版本(古埃及象形文、世俗體、古希臘文)，近代

⁵⁴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議院—貴族院(House of Lords)〉，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8。

⁵⁵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衛斯民教堂(Westminster Abbey)〉，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04。

⁵⁶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衛斯民教堂(Westminster Abbey)〉，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04。

的考古學家對照各語言版本內容，解讀出已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它在 1799 年被法軍在埃及羅塞塔 (Rosetta) 發現；英法戰爭中輾轉到英國手中，自 1802 年起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中並公開展示至今，為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⁵⁷而希臘「勞昆(Laocoon)父子被蛇纏繞之像」(Laocoön and His Sons)，今譯「拉奧孔與兒子們」，是一座著名的大理石雕像，表現希臘神話中特洛伊祭司拉奧孔與他兩個兒子被海蛇纏繞而死的情景。1506 年雕像在羅馬出土後，藏於梵蒂岡 Belvedere 花園（現為梵蒂岡博物館一部分）；1799 年拿破崙征服義大利，藏於羅浮宮；1816 年後歸回羅馬，藏於梵蒂岡博物館至今。⁵⁸

上述兩座雕像原件皆藏於博物館中，可見呂碧城所參觀的應該是複製品，但文中並未特別提及，或許表示她其實並不十分關心藏品複製與否。一般言之，萬國博覽會所展示的物品大抵以最先進或時尚的物質文明為主，然遷建後的水晶宮收集這些複製品之用意不明。

綜合前述，呂碧城對於西方藝術史的瞭解，使她得以進行較為專業的報導，這對於當時少有機會出國的國人而言，確實提供了重要的導覽功能。

(二) 民國才女的歷史與文化涵養：彰顯異國空間的中國情調與女性文化

呂碧城除了以女記者的慣習，知性而專業的報導英倫外，做為一名傑出女作家的她，在異國空間中對於自己文化與女性主體亦特別自覺地認同。這表現在她往往(不)自覺地調動中國古典文學與文化視角以觀看倫敦地景的歷史文化，以及她在觀看文化景觀的同時，往往也能凸顯女性主體及故事。

1、對中國文化的自覺認同

由於呂碧城中西文學涵養俱佳，因此她也很展現對於己身文化的自覺認同，

⁵⁷ 「羅賽他石」(Rosetta Stone，今譯羅賽塔石)的資料，參考「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館)」網站：「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Rosetta Stone」(<https://blog.britishmuseum.org/everything-you-ever-wanted-to-know-about-the-rosetta-stone/>)，2020 年 6 月 5 日查詢。

⁵⁸ 「勞昆(Laocoon)父子被蛇纏繞之像」(Laocoön and His Sons，今譯「拉奧孔與兒子們」)的資料，參考「Musei Vaticani(梵蒂岡博物館)」網站：「Laocoön」(<http://www.museivaticani.va/content/museivaticani/en/collezioni/musei/museo-pio-clementino/Cortile-Ottagono/laocoonte.html>)，2020 年 6 月 5 日查詢。

一方面以中國古典文學的懷古情感結構書寫倫敦塔的歷史故事，意圖在異國／西方空間裡彰顯「中國情調」，另一方面是在參觀西方法庭時，由法官的假髮思考中國髮辮文化，持平地展現中西文化之比較。

(1)以懷古幽思書寫英倫歷史文化

五四後仍堅守文言書寫的呂碧城，在歐美漫遊書寫中不時以最中國古典的文言文及懷古幽思，書寫西方的事物。

她在書寫倫敦塔或瑰麗或幽暗的歷史故事，即意圖在異國／西方空間裡彰顯「中國情調」，重塑這座充滿幽暗歷史的宮殿／城堡，以抹銷西方事物對中國讀者造成的隔閡感。其中所展現的古典文學故實，適足以消解異國文化地景的陌生感：

形式古樸，略如砲壘。廣苑中殘雪疏林，佈以車炮，衛兵鵠列，朱衣竟體，峨黑熊冠而執戟鉞，氣象森嚴。……。蓋歷代帝后居此，或遭刑戮，或被幽囚，椒殿埋香，萇血化碧。紅鵑疑蜀帝之魂，白奈涑天孫之淚。迄今觚棱夕照，河水淅淅，更誰弔滄桑之跡，話興亡之夢哉！⁵⁹

呂碧城描繪倫敦塔，特別調動古典文言與中國典故，使英國的宮庭鬥爭史「被中國化」，其中「椒殿埋香，萇血化碧。紅鵑疑蜀帝之魂，白奈涑天孫之淚」即為用典處。而「椒殿」即椒房殿，典出南朝梁簡文帝《昭明太子集·序》：「地德褰帷，天雞掩色，構傾椒殿，沴結堯門。」原為西漢未央宮之皇后宮殿，因以椒塗室，主溫暖除惡氣而稱之，其後椒房遂變成皇后代稱。「萇血化碧」典出《莊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指的是周敬王大臣劉文公所屬大夫萇弘，蒙冤為人所殺，傳說血化為碧玉；後用以形容剛直忠正，為正義而蒙冤抱恨，呂碧城以此典故說明倫敦塔的后妃多蒙冤受難而亡。「紅鵑疑蜀帝之魂」則化用「望帝啼鵑」、「杜鵑泣血」的典故，事見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相傳戰國時蜀王杜宇稱帝，號望帝，為蜀治水有功，後禪位臣子，退隱西山，死後化為杜鵑鳥，因杜鵑鳥啼聲淒切，後世常借指悲哀淒慘的啼哭；呂碧城以此典故呈現倫敦塔受難女子的悲戚啼哭。左思〈蜀都賦〉的「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魂。」即連用這兩個典故。而「白奈

⁵⁹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倫敦堡(The Tower of London)〉，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2-393。

澆天孫之淚」之「天孫」指的是織女星，典出《史記·天官書》：「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織女原係天帝孫女，亦稱天孫；自古即有牛郎織女的故事，傳說牽牛、織女分居天河兩岸，每年七月七日地上的喜鵲會飛到天河，填河成橋使之相會，後世遂以此典指稱男女結合、夫妻相聚，表達人們對於忠貞不渝的愛情的嚮往；呂碧城以此典故說明這些女子遇難而與其配偶分離的悲傷與無奈。

簡言之，呂碧城描繪國人不熟悉的倫敦塔，特別調動她對中國古典故實的涵養以描繪西方地景的歷史文化、倫敦塔的宮廷鬥爭與悲慘女性的故事，呈現以中化西的意味，拉近國人閱讀的興趣。而呂倫敦塔的古樸外觀及其背後蘊藏的血腥歷史，在古典文字的鋪展中，乃因之呈現一種奇異的惡之華美。

(2)由西方法庭假髮思考中國髮辮文化

呂碧城所參觀的法院即位於斯特蘭街(Strand，今譯河岸街)的皇家高等法院。她在法庭的參觀中，最感興趣的不是哥德式建築及古監獄遺址奧貝雷堂(Old Bailey，今譯老貝利)，而是法庭中象徵律師威嚴身分的假髮(Wig)：

最觸目者，即諸律師之假髮(Wig)，霜鬢雪鬢，顯非天然。夫法庭尚實，偽飾何為，殊所不解。埃及法官裁判死刑時，頸間懸卦金小像，稱為真實之神，其義甚明也。因此假髮，予遂憶及髮辮。吾華人以「豬尾」見稱於世界久矣，迄今各報紙凡繪華人，必加辮以為標識，然華人之有辮，僅於五千年歷史中占二百六十年耳，且長大下垂，與豚尾迥異。英人古裝亦有辮細小，且翹然而起，酷肖豚尾，試觀倫敦街道中之銅像，尚有翹其辮者，可以為證。⁶⁰

呂碧城對於律師假髮的思辨呈現了她的獨特識見。其中呈現兩重文化的比較，一是她對於英國律師的「假髮」與「真理(真實)」間的反差，表示不解；並由此聯想埃及法官的金小像及其「真實之神」的正面象徵意義，以茲對照。二是呂碧城將法庭的律師假髮與中國人的髮辮進行中西文化之比較。呂碧城指出，由歷史脈絡言之，中國人被稱為「豬尾」的髮辮僅出現二百餘年，且長大下垂與豬尾不同，卻成為後來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反觀英國歷史上的細小髮辮更酷肖豬尾

⁶⁰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法庭〉，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04-405。

之形，街道上的銅像即可為證。由此可見呂碧城之獨立思考能力，不僅能夠進行異文化的相互比較，也能夠在民族自信心前，理性地進行歷史脈絡的梳理，而非流於情緒性的迴護中國人的髮辮文化，其人能夠橫跨東西文化之卓見可見一斑。

2、對女性主體的自覺認同

呂碧城對女性主體的彰顯，表現在她對倫敦塔被犧牲的女性之同情，以及她對於西敏宮(國會大廈)婦女席位的關注。

(1)放大書寫倫敦塔中的女性受難者

呂碧城放大書寫英國歷史中的女性主體，展現在她造訪倫敦塔的懷古情懷，特別突出女性在歷史中的位置：「其歷史尤饒戲劇興味，所謂 Dramatic。蓋歷代帝后居此，或遭刑戮，或被幽囚，椒殿埋香，萇血化碧。紅鵲疑蜀帝之魂，白奈瀧天孫之淚。迄今觚稜夕照，河水淅淅，更誰弔滄桑之跡，話興亡之夢哉！」⁶¹前已述及呂碧城描繪倫敦塔，特別調動中國典故，使英國宮庭鬥爭「被中國化」，其中「椒殿」是皇后代稱，並以「紅鵲疑蜀帝之魂」借指倫敦塔中受難女子的悲戚啼哭；「白奈瀧天孫之淚」則指稱倫敦塔受難女子與其配偶分離的悲傷。簡言之，呂碧城突出椒殿女性在歷史中的位置，「通過選擇性的啟動記憶，來叩問女性在歷史中境遇、意義與所經歷的創傷，強調女性之間的互通聲氣。」⁶²當呂碧城用古典故實再現這些異國歷史上的女性之悲慘遭遇時，她彷彿也找到屬於自己女性的生命共同體，得以投射自我的女性認同。雖然呂碧城並非帝后貴胄出身，亦無慘遭囚禁或斷頭的際遇，但她早年寄人籬下與離家出走乃至於遊走歐美的無家狀態，以及她與世俗格格不入的境遇及遭遇的創傷，或多或少具有與倫敦塔受難女性雷同的被拋擲之感受。是以，呂碧城在話興亡、悼傷逝的懷古散文中，竟奇異地找到英國歷史上的受難女性與自己聲息相通之處，並在此安頓孤身行旅的歸宿感。

這座既是皇宮也是高級監獄的倫敦塔，曾經出入不少帝后貴族，或被斷頭或被幽囚，亡魂充斥於塔內。倫敦塔內的「綠宮(Tower Green)」(今譯綠塔)即為執行私密死刑之刑所，至少七位重要的皇族權貴在此死於非命，其中五位是女性，包括安波林皇后(Queen Anne Boleyn)、馬格來伯爵夫人(Margaret Countess of

⁶¹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倫敦堡(The Tower of London)〉，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2-393。

⁶² 吳盛青：〈彩筆調和兩半球—呂碧城海外新詞中的文化翻譯〉，《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1月)，頁 133。

Salisbury)、卡薩玲皇后(Queen Katharine Howard)、饒佛子爵夫人(Jane Viscountess Rochford)、建格來爵夫人(Lady Jane Grey)等。

呂碧城特寫了建格來爵夫人(Lady Jane Grey, 今譯珍·格蕾, 1537-1554)的遭遇:「建格來夫人年幼貌美, 竟以蝨蟻之頸, 膏此兇鋒, 後世惋惜之。名畫家多繪圖以紀其事。」⁶³這位最短命的英格蘭女王建格來爵夫人, 1553年登英國王位僅九天, 即被瑪麗一世下令廢黜; 隔年(1554年)被處死, 年僅十七、八即死於皇位鬥爭, 令人不勝歎噓。不只「名畫家多繪圖以紀其事」, 呂碧城也曾作詞〈摸魚兒〉弔念之:

望淒迷, 寒漪銜苑, 〈黃臺瓜蔓〉曾奏。娃宮休問傷心史, 慘絕燃萁煎豆, 驚變奏, 驀玄武門開, 弩發纖纖手。嵩呼獻壽。記花拜螭墀, 雲扶娥馭, 為數恰陽九。

吹簫侶, 正是芳春時候。封侯底事輕負? 金旒玉璽原孤注, 擲卻一圓驚脰。還掩袖。見窗外囚車, 血浣龍無首。幽魂悟否? 願世世生生, 平林比翼, 莫作帝王胄。⁶⁴

呂碧城特以適於書寫哀婉之情的詞體, 展現英國宮庭鬥爭的慘酷以及建格來夫人的悲情, 其中引用唐章懷太子李賢〈黃臺瓜蔓〉詩⁶⁵與曹植〈七步詩〉「燃萁煎豆」的典故, 以說明宮庭權力鬥爭與骨肉相殘的血腥悲劇。年輕貌美的建格來夫人竟淪為權力鬥爭下的祭品, 呂碧城只能為她歎息, 並期望她來生莫再生為帝王貴胄, 其人遭際之悲慘令人不忍。

其次, 安波林皇后(Queen Anne Boleyn, 今譯安妮·博林, 1501-1536)的悲慘遭遇也值得同情:「諸人之刑, 皆用該斧, 惟安波林皇后斬於寶劍, 特由聖奧梅宮(St. Omer)取出, 以斷其脰者。尸皆瘞於堡內之派特寺(Chapel of St. Peter)下。」⁶⁶

⁶³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 倫敦堡(The Tower of London)〉, 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 頁393。

⁶⁴ 呂碧城:〈摸魚兒—倫敦堡弔建格來公主 Lady Jane Grey〉, 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詞卷二」, 頁94。

⁶⁵ 李賢〈黃臺瓜蔓〉詩原名〈黃台瓜辭〉:「種瓜黃台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 摘絕抱蔓歸。」李賢以摘瓜人比喻母親武后, 以四瓜譬喻四兄弟, 摘瓜絕後比喻宗室血脈徹底斷絕, 希望武后警醒。

⁶⁶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 倫敦堡(The Tower of London)〉, 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

安波林皇后為英格蘭王后，英王亨利八世第二位王后，伊麗莎白一世的生母，瑪麗一世的繼母。由於亨利八世喜新厭舊，安波林很快被冷落，1536年5月2日被捕入獄，關進倫敦塔；5月19日以私通罪名被斬首。11天後，亨利八世迎娶第三位王后，即安波林皇后生前的侍從女官，其悲慘人生可見一斑。

此外，瑪麗一世之妹伊莉莎白一世的故事一樣悲慘。「伊力撒伯公主路」(Princess Elizabeth's Walk，今譯伊莉莎白公主路)即她曾被幽囚倫敦塔的證明。伊莉莎白一世(Princess Elizabeth, 1533-1603)締造英國歷史上輝煌的「伊莉莎白時期」，被稱為「黃金時代」(1558至1603在位)。但在姐姐瑪麗一世統治時期，伊莉莎白一世因被懷疑參與新教徒叛亂而被監禁於倫敦塔近一年，她的幽囚也彰顯都鐸王朝時期英國王室的陰暗面。

是以，呂碧城特別突出這些女性在大歷史中的位置，以性別視角介入倫敦塔的歷史敘事，因此她在歷史現場出的懷古幽思便被賦予了女性情感的戲劇張力，即前引文所謂「其歷史尤饒戲劇興味，所謂 Dramatic」，這些歷史故事的女主角幾乎都是悲慘的境遇，且多為血腥宮庭鬥爭的犧牲品，極具戲劇張力，呂碧城的感喟其來有自。而其他「諸人事跡之奇哀頑豔，典籍可徵，非此篇所能盡也。」⁶⁷則說明了英國歷史上此類悲慘女性的故事所在多有。

簡言之，倫敦塔的血腥歷史，集中呈現人性的幽暗面及宮廷鬥爭的殘酷；而呂碧城特別調動中國古典意象與女性視角，則更巧妙地為倫敦塔的血腥歷史添上一抹奇哀頑豔的色彩。

(2)關注現代婦女在下議院的席位

除彰顯歷史上的女性故事外，呂碧城也特別注意「議院」(西敏宮；國會大廈)之「眾議院(House of Common)」(今譯下議院)婦女席位及其代表的意義：

上有廊如戲臺，並設婦女參觀席，為此院之始創。蓋以前格於規例，不許婦女到場，今則時局大異，喧傳已久之 Flapper Vote(少女選舉權)已於日前(三月十二日)在眾院通過第一讀會，凡女子年滿二十一，即有選舉權，與男子同。將來投票者，男子計一二二五 OOOOO，而女子則一四五

頁 393-394。

⁶⁷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倫敦堡(The Tower of London)〉，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394。

OOOOO，且占多數。政局將永操於女性之手，亦英國歷史中重要之變遷也。⁶⁸

呂碧城在此展現她對近代以來女權的關注，由於她早年在天津曾擔任女學堂教習，也在報刊發表過女權散文，出自於女性自覺的意識，使她對於這些與女性權益或知識啟蒙相關的制度特別感興趣。而英國除了在下議院設立婦女參觀席外，也早已通過婦女選舉權。呂碧城將英國這些進步的女權狀況介紹給國內讀者，認為必有助於中國女權之進步，充分展現她身為知識女性的識見及女性自我的認同。

簡言之，呂碧城以其身為女性之同情共感，彰顯古今女性的故事與權利，不只達成女記者報導英倫旅遊之職責，也藉此完成她自己的女性認同。

綜合言之，呂碧城英倫書寫除展現女記者知性的報導姿態外，也具現她曾遊學美術系的涵養及她一貫對於中西文化的調和眼光，持守自身的文化，亦考量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以中國情調解讀異國空間及文化；在在呈露她對中西文化的折衷態度，在崇洋中堅守自己的文化主體。同時，她也能展現對於女性自身主體的認同，關注歷史上受難的女性與現代婦女的地位。上述這些文化上的自信，正是呂碧城之為呂碧城的獨特之處。

四、兼論英倫之旅與靈學/佛學因緣：民國才女/女記者 後期人生朝向宗教追求的起點

呂碧城的英倫行旅，除前述知性的旅行報導之外，還有其他面相上的意義。她以曾為女記者的慣習，旅英期間記錄閱報所見，最關注社會新聞的訟案與靈異事件這類特異的文本。此外，英倫行旅之於呂碧城的意義還在於重大的生命自覺上，其後期人生朝向宗教追求的學佛起點就是由英倫旅居時期展開的。當時她經常往訪中國公使館作客乃偶遇佛緣，相較她一貫奢華旅行的姿態，佛緣之開啟無疑正是反差極大的另一道人生風景，而這也正是呂碧城之所以為呂碧城的特色。是以，靈學與佛學因緣一起構成呂碧城英倫書寫非常奇特的面貌，形成奇異的美感，頗符合女記者呂碧城之特立獨行的特質及興趣。

⁶⁸ 呂碧城：〈倫敦城之概略：議院—眾議院(House of Common)〉，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402。

(一) 英倫的靈異敘事與靈學發展：女記者對靈異的好奇與靈學的興趣

呂碧城以其曾為女記者的慣習，旅英期間記錄了閱報所見，其中她最關注的是社會新聞的訟案與靈異事件。這類特異文本與前述知性的旅行報導，一起構成呂碧城英倫書寫非常奇特的面貌，形成奇異的美感，頗符合女記者呂碧城之特立獨行的特質及興趣。

呂碧城早年加入天津《大公報》，成為參與公共領域的女記者，造就她日後關注時事的習慣，更影響她營造自我形象的概念。1920年赴美至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她也同時擔任上海《時報》的特派記者。其後成為一名漫遊歐美的旅行者，仍舊以女記者的職業敏感度及好文筆進行旅行書寫，即《鴻雪因緣》(歐美漫遊錄)。因此在呂碧城的海外遊蹤裡，閱報是她每日生活之必需，其英倫旅行書寫即不時展現閱報所得，甚至直接題名〈閱報雜感〉。

呂碧城於倫敦旅次所閱覽的英國報紙，有具體名稱的包括：*The Morning Post*(英國早報)、*The Chronicle*(紀事報)、《快報》、*The Daily Express*(每日快報)。其中，*The Morning Post*(英國早報)1772年於倫敦發行，1937年停刊。而*The Chronicle*(紀事報)不確定是否即為*The Daily Chronicle*(1872-1930)。再者，《快報》與*The Daily Express*(每日快報)似為同一份報刊⁶⁹，是小型報，「每日快報」系的旗艦報紙，創刊於1900年，至今仍發行中。呂碧城的倫敦旅次經由閱，獲取寫作材料或將之轉譯轉載於國內報刊以饗讀者；而她閱報所關心的社會新聞之訟案與靈異事件等，在在顯見她獨特的視野與關懷。

1、殺人與自殺的權利：對訟案的獨立思考與判斷

呂碧城自承：「予於報紙喜閱訟案，頗饒興趣。」⁷⁰訟案這類社會新聞，往往能夠反映當地社會的面貌。

她在〈閱報雜感〉提及報上出現題為〈許殺之權〉(The Right to Kill)的文章，討論某個引起爭議的社會案件：某人幼女久病，醫謂不治，某人直接殺死自己幼

⁶⁹ 呂碧城〈文痞文匪之可悲〉提及她翻譯倫敦《快報》的成吉思汗墓之譯文，原譯文前言稱譯自倫敦*The Daily Express*(每日快報)。可見倫敦《快報》與*The Daily Express*(每日快報)應為同一家。詳見呂碧城〈文痞文匪之可悲〉，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見「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30。

⁷⁰ 呂碧城：〈閱報雜感〉，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05。

女，因自首於官署而獲判無罪。司法界認為應續訂新律，以病人經三名醫生宣判無救者，親人得殺之，以解其痛苦。此案引起討論與爭議，讀者爭相投函分享自己家屬的經驗，舉例說明醫生誤診之可能，不可完全盡信。如某人家屬患臟瘤，諸醫皆以為惡毒，其中一醫認為活不過一星期，然而病者卻活過 17 年且非死於臟瘤。前案未了，報上又出現類似的案例，如一老婦患肝癌，不堪其苦，醫亦證明無救，其已嫁之女乃以砒雙殺老母，法官判此女有神經病，應監禁終生。又有被二醫妄指為狂癲者，禁錮瘋人院二十年，逃出後訟二醫獲判巨額賠償，二醫不服上訴，賠償金驟減，某人忿極自殺。⁷¹

呂碧城認為上述訟案的重點有二，一是我們有沒有以病情不治為由殺死自己親人的權利？二是醫生的誤判病情影響太大，可能導致病患主動加工殺死親人，或因誤診而耽誤病人的人權與生存權，導致悲劇。因此呂碧城認為：「以法官之經驗，或有真知灼見。惟予意醫可誤證或賄託，應由病者邀集證人簽名，自願就死，則殺之者方為無罪。」⁷²然而各國又多禁自殺，報載一對男女因貧而相約殉情，不幸遇救卻被判刑繫獄，未得同情卻獲罪，令人感慨。是以，呂碧城又認為：「求生不得，其死不許，孰謂歐美人民得享自由哉！」⁷³她認為避免爭議的作法是由病者於生前簽署自願就死的證明，則殺之者無罪；然而自殺又與一般法令相衝突，所以其實既無殺人的權利，也無自殺的可能，此案乃陷入無解狀態。而呂碧城不完全認同歐美人民已得完整之自由，顯示她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這些訟案爭議，即使置諸今日，亦未必能夠完善解決，何況 1927 至 1928 年前後。

簡言之，呂碧城對於訟案的興趣，顯示她做為一名女記者對於社會時事的關懷。

2、以中國的因果輪迴觀念解讀西方的心靈 / 靈異世界

呂碧城對於英國報紙報導不可思議之靈異事件感到極高興味，如〈因果〉、〈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三十年不言之人〉、〈瀛洲鬼趣〉等文，皆為幽靈顯靈、因果報應之類反映現實世界的靈異事件。呂碧城對此類靈異的關注，應不只是獵奇，更多來自於她內在的不安，乃促使她關注此類奇特的事件。

⁷¹ 呂碧城：〈閱報雜感〉，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05。

⁷² 呂碧城：〈閱報雜感〉，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06。

⁷³ 呂碧城：〈閱報雜感〉，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06。

特別的是，呂碧城引用中國的因果輪迴與報應觀念，解讀西方發生的兇案，展現她對於神秘世界的好奇與興趣。如〈因果〉提及兩件兇殺案，一是倫敦某鐵路司機員娶再婚婦，婦之前夫被謀殺於鐵路，兩年後該司機員暴亡於婦之前夫死亡之地。二是某商人之妻被殺，驗為剃刀所刺，但未查獲兇刀；商人雖入獄但旋即獲釋，但兩年後以剃刀自戕於妻子死亡之所。然而「歐人不信因果，謂為巧合之事」⁷⁴呂碧城便以中國之「因果」輪迴與報應觀念，解讀西人所謂的「巧合」。

〈三十年不言之人〉也提及倫敦報載一名「三十年不言之人逝世」的消息，此人與妻反目，咒妻必遭焚斃，果不其然其妻與二幼子皆葬身火窟，某人痛悔失言，乃自我懲罰終生緘口，此亦因果報應之例。呂碧城以中國觀點解讀西方心靈／靈異世界，使中西文化得以奇異地交融。

此外，呂碧城在〈因果〉文末提及「惟倫敦之 *The Chronicle* 每研究靈魂，予曾投函供以資料云。」⁷⁵此處所言投函至 *The Chronicle* 報，即〈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所提及之靈魂存在問題：「或謂此皆偶然之事，否則何以人死後大抵杳無音訊？然予以為精神各有強弱，必特強者方能有所表示，否則幽明間不易溝通也。」⁷⁶述及自身與家族親友遭遇的三件靈異事件，一是外祖母之友水夫人，感應兒子已死，但媳婦卻告以無恙，水夫人回以兒子已來親稟死期，媳婦方才據實以告，水夫人哀痛而亡。二是自己四年前(1923年)由美返國，寓居上海南京路，某日午睡，侍女送來一壺熱水，呂碧城疑惑；侍女告以方才見呂碧城立於門前低呼送熱水來，然送至室內卻見呂碧城熟睡中，也感驚詫，呂碧城自認未曾言及，「詎予睡時魂竟離體而傳令耶？」⁷⁷第三件也是呂碧城的親身經驗，二年前(1925年)寓居上海同孚路大宅中，有印度警吏二人巡守。某夜忽聞異聲，呂碧城乃填裝子彈於手槍中以自衛，自認已清醒，且門外路燈光極強烈，呂碧城瞥見物影移動，但近咫尺卻不見人影，是以發出「人歟？鬼歟？殊為惶惑。」詢諸僕役與警吏均未見；且門鎖未曾開啟，或疑翻牆逃去？至今無解。⁷⁸可見呂碧城較能夠溝通幽

⁷⁴ 呂碧城：〈因果〉，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07。

⁷⁵ 呂碧城：〈因果〉，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407。

⁷⁶ 呂碧城：〈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407。

⁷⁷ 呂碧城：〈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408。

⁷⁸ 呂碧城：〈與 *The Chronicle* 報談靈魂之函〉，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408-409。

明，以致容易感應此類神秘而靈異之事。

其後，呂碧城於〈瀛洲鬼趣〉自認「前篇曾撮記西報談鬼數則，茲更有所聞，錄之遺悶，猶東坡之在黃州，同其無俚也。」⁷⁹瀛洲是中國神話中神仙所住的海外仙山之一，呂碧城以此做為談鬼趣的標題，顯然有以中國典故助談西方靈異神怪之意，又得一種中西文化合璧的趣味。此文記二事，一是倫敦《快報》所記之美國國務卿開格洛氏(今譯凱洛格，任期 1925-1929 年)到巴黎簽非戰條約時，要求更換座位，因其簽約時的座位之右即已故總統威爾森(今譯威爾遜，美國第 28 任總統)起草凡爾賽條約之原處，因畏懼威爾森鬼魂，乃特請將簽約處改為凡爾賽宮。但法方表示為難，開格洛氏乃改請更換至藍寶寶廳(法總統避暑宮殿)，法政府應允，座位仍照原樣安排，但威爾森曾坐之椅將更換不用。二是倫敦各報所記之冬花園⁸⁰導演員自殺案。其導演主任班乃特無故自殺，其母稱子健康無病，樂其職業，無自殺之由。自殺前一切如常，卻自殺於室中大木櫥。此木櫥一星期前購入，其母心惡其狀不祥。劇場經理也作證班乃特頗得劇場倚重，絕無煩惱。法醫驗屍亦稱健康無病，法官按往例批為臨時發狂而自殺。其母不服，焚木櫥以絕其祟。⁸¹此二事亦與靈魂/靈異有關，可見呂碧城對於此類世間不可思議之事，充滿興趣。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3、靈學/玄學的探討：對靈異的科學見識

呂碧城倫敦閱報對靈異感到興趣，而 1930 年皈依佛法後呈現較理性而中立的態度。其〈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有言：

倫敦自一八八二年即有靈學會(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之設，……。記者曾與一度通函，知其中主持者，多學界巨子、大學教授等，刊品甚豐。承其邀請入會，惟記者旋皈佛法，只欲明心見性，勉持戒律，其他詭異之事則不欲研究，故未與該會續有接洽，然亦無反對之意見也。

⁷⁹ 呂碧城：〈瀛洲鬼趣〉，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33。

⁸⁰ 冬花園(Winter Garden)劇院成立於 1919 年，1959 年歇業。

⁸¹ 呂碧城：〈瀛洲鬼趣〉，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433-434。

文中呂碧城自稱「記者」。靈學會(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簡稱 SPR)⁸³是非營利組織,宗旨是為瞭解一般被描述為靈學或超自然現象的事件和能力,是第一個對挑戰當代科學模式的人類經驗進行有組織的學術研究的社團。據研究指出,從 1850 到 60 年代英國學者開始從事所謂 Psychical Research(靈學研究),至 1882 年在倫敦成立前述靈學研究會,研究死後世界、靈魂、鬼神等,許多知名學者參與,形成廣泛影響。⁸⁴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靈學在全世界盛行,亦及於晚清民初中國社會,1905 年陶成章於上海成立催眠講習會;呂碧城的業師嚴復及影響她護生觀念的伍廷芳都對靈學抱持較正面的態度,⁸⁵是以呂碧城應當對此早有概念。簡言之,靈學在當時被「宣稱是最先進的『科學』,是超越現有科學的新興領域」⁸⁶,得到嚴復等知識分子的認可,

這顯示近代西方的「科學」概念,以及近代中國所引進的西方「科學」,並非單純地屬於實證「科學」,而是具有更複雜、多元的內涵;換言之,『科學』做為一種知識範疇,在從西方經日本傳譯至中國的過程中,一直是多元的、模糊的、遊移的,並與宗教、經濟活動交織互動。⁸⁷

⁸² 呂碧城:〈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二」,頁 622-623。

⁸³ 倫敦靈學會(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至今仍運作中,網址:
<https://www.spr.ac.uk/> (2018.8.10 查詢)。

⁸⁴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五章「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頁 165。

⁸⁵ 晚清民初盛行靈學,1918年前後上海出現很多靈學團體,也翻譯出版許多靈學相關專書及雜誌。如 1917 年上海靈學會成立,曾留學英國的嚴復撰文推薦,增加靈學研究的可信度;隔年並出版會刊《靈學叢誌》。是以,1917 年發生靈學會事件,《新青年》同仁對於嚴復等人參與靈學會或發表支持靈魂不滅的看法,很不以為然。1920 年後甚至進一步引發「科玄論戰」。而曾任駐外公使的伍廷芳則宣傳「靈魂攝影」,到處演講靈魂學。詳見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第五章「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頁 157-197。

⁸⁶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第五章「靈學濟世:上海靈學會與嚴復」,頁 163。

⁸⁷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163。

由於呂碧城對靈學的看法較為理性而折衷，可能受到嚴復的影響。是以，呂碧城雖自承因已皈佛法不欲研究靈學，但也對靈學會無反對意見。

〈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也記錄了歐洲對科學與玄學(靈異)會通的看法，指出歐洲靈學家的說法並未被科學家發現有任何詐偽之處；而科學家更與靈學家一同開會，以研討人類靈魂的真相，並確認有不可思議之原質存在，晚近科學家也多能虛心研究不可思議之事。

呂碧城又謂佛家有他心通(Telepathy)、天眼通(Clairvoyance)諸法，前者指心靈感應、交流思想、傳心術；後者指的是遙視、透視、靈視、預知等特異功能，意義雷同。⁸⁸再舉英國心理學家麥當哥爾氏(W. McDougall, 1871-1938)⁸⁹的專著 *Body and Mind: a history and a defense of animism* (1911)以資證明。又舉出曾留學英國皇家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嚴復談論的靈學事件，即英國某校甲乙兩生各居一室所繪之物卻雷同之事，以證明心靈感應確實存在。再舉曾留學英國的瑞典科學家瑞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於筵席間預知遠處火災之事證之；而其人兼信靈魂輪迴之理，與其他先哲巨子柏拉圖(Plato)、歌德(Goethe)、叔本華(Schopenhauer)亦然。並舉出兩部近著，一是伊娃·馬丁(Eva Martin)的《*The ring of return: Anthology of References to Re-Birth*》(1927)，另一部是美國靈學作家沃克(E. D. Walker, 1859-1890)的《*Reincarnation: A Study of Forgotten Truth*》(1883 初版於倫敦)以證明因果輪迴之說是有可能的。⁹⁰

綜合前述，可見呂碧城對靈異的態度是比較「科學的」：

今人每不信因果輪迴之說，然五千年之正史迭有記載，家族親友間確有傳說，豈彼等皆不肖之徒，專門造謠乎？學者之正當態度，對於任何事務，苟欲堅決否認之，須指出確實之反證，否則寧保留(Reservation)以待研究，若輕率武斷，則淺陋不智之人耳。⁹¹

⁸⁸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頁 160。

⁸⁹ 麥當哥爾氏(W. McDougall, 1871-1938)是 20 世紀早期心理學家，寫了許多涉及本能理論的發展、社會心理學教科書，影響很大。

⁹⁰ 呂碧城：〈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二」，頁 626-627。

⁹¹ 呂碧城：〈玄學與科學將溝通乎〉，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 627。

是以，呂碧城對於「因果輪迴」，採取科學求知的態度；若無法反證，則保留以待研究。而歐洲人不滿肉體生命之短促，而欲研究靈魂之將往何處，亦為一種覺悟。而最能解決此問題的仍以佛說最為圓滿精密。

是以，呂碧城是以「科學的」態度看待靈異與神秘體驗的，確知人類在實存世界外，尚有一處極待深入研究的屬於靈魂所在的空間，值得吾人正視。質言之，呂碧城雖於英倫之旅前即已受到嚴復與伍廷芳的影響，對於靈學已有一定的認識。但由於倫敦是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盛行全世界的靈學研究重鎮。是以，出於靈異的興趣與她內在的不安，呂碧城來到倫敦，必然無法忽視此地的靈學研究，並得以印證她原來對靈學的概念。職是，她的倫敦閱報看似耽於靈異之詭異美，實則仍是以較科學的態度看待這個議題；並以此對照且強調自己對佛學的信心。因此，呂碧城英倫之行的靈學體會，正顯示了她往後人生朝向宗教追求為最佳出路的轉折點上的意義。

（二）倫敦旅次開啟佛學因緣：民國才女對宗教追求的自覺認同

英倫之行於呂碧城的意義，還在於重大的生命自覺上，其後期朝向宗教追求的學佛起點就是英倫旅居時期。當時她經常往訪中國公使館作客並作牌戲，乃偶遇佛緣。她的奢華之旅與開展佛緣是英倫之行反差極大的兩道風景，而這正是呂碧城之所以為呂碧城的特色。

1、偶遇佛緣：後期「女居士」宗教修身的起點

1928年2月初，呂碧城自英倫重返瑞士旅居地，當年12月25日開始茹素斷葷。1930年，48歲的呂碧城皈依法，至61歲辭世止。呂碧城曾自言其學佛之始，純為寓居英京倫敦時一次往駐英公使館作客的偶然機遇：

約十載前，予寓英京倫敦，常往使署，與其秘書孫君夫婦等作樗蒲之戲（俗名噪麻雀）。某日，孫夫人檢得印光法師之傳單，及聶雲台君之佛小冊，作鄙夷之色曰：「當這時代，誰還要這東西！」予立應聲曰：「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師之教，每晨持誦彌尊聖號十聲，即所謂十念法。此為學佛之始。遇佛法於海外，已屬難事，況此種華文刊品，何得流入英

倫，迄今猶以為異。然儻不遇者，恐終身不皈大法，險哉！⁹²

可知呂碧城學佛之始純因於倫敦偶遇佛學傳單，自認「似有定數存焉」⁹³。文中「使署」應為倫敦波特蘭廣場街(Portland Place street)的駐英公使館，呂碧城經常走訪。而印光法師(1862-1940)為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自1918年起專門刻印善書、佛經，廣泛贈送各界，包括以儒家觀點傳播佛教的《了凡四訓》與以道教觀點弘揚佛法的《太上感應篇》，在近代佛教的振興具有極大貢獻。呂碧城提及的「印光法師之傳單」不知是否即為此書刊。1940年印光法師圓寂後，呂碧城曾撰〈印光大師贊詞〉：

猗歟大師，降祥震旦。廣度群倫，期登彼岸，蓮風獨振，麗日中天。戒行精粹，道格高騫。針砭薄俗，曰誠與敬。萬善同歸，資糧相應。茲聞滅度，發予深慨。……⁹⁴

其後也曾撰〈感逝三首—印光大師〉：

大道由來只尚平，此公風調自天成。雖嚴壁壘人爭進，不露文章世已驚。
耄年徵人者壽，蓮花香泛聖之清。雁門寥落螺山遠，梵唄憑誰更繼聲。⁹⁵

可見呂碧城對印光法師的崇敬與孺慕。而聶雲台(1880-1953)，法名慧傑，企業家。家世顯赫(父歷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撫等職；母曾紀芬為曾國藩女)，1926年因創建的紗廠嚴重虧損，稱病隱退，幾度擬出家，後成在家居士。1942到1943年撰寫佛教小冊《保富法》，勸人散財布施。呂碧城所指「聶雲台君之佛小冊」未確指名稱，不知是否即此？呂碧城一向關注佛法於海外傳揚(見《歐美漫遊錄》及《歐

⁹² 呂碧城：〈蓮邦之路〉，《香光小錄》(上海：道德書局，1939年)。因文本難尋，轉引自李又寧〈序：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臺北：天華出版社，1979年11月)，頁2-3。

⁹³ 轉引李又寧〈序：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頁3。

⁹⁴ 呂碧城：〈印光大師贊詞〉，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二」，頁679。

⁹⁵ 呂碧城：〈感逝三首—印光大師〉，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詩卷二」，頁311。

美之光》)，何況此種華文刊品得以流入英倫，更令呂碧城十分珍惜。

簡言之，呂碧城在駐英公使館參與博戲進而逆轉至學佛道路上，展現繁華落盡見真淳的極大反差，頗符合呂碧城一生特立獨行的人格特色。

1928年歲初，遊罷倫敦返回瑞士旅居後，呂碧城曾作詞〈丁香結〉以記此行之佛緣：

妙相波瑩，華鬢風裊，一笑拈花彈指。記年時桑梓，傳舊影、蘸滌裁緗摹擬。夢中尋斷夢，夢飄斷、水驛海滄。無端還見，墨暈化入，盈盈瀾翠。凝思。又劫歷諸天，暗怯清遊迤邐。塵障消殘，春華惜遍，此情難寄。遙瀚低掠倦羽，自返蓮臺底。有菡心靈淨，依樣烏泥不滓。⁹⁶

詞題下小序即為此詞內容大意與背景說明：「夢於倫敦友人處見予所繪水墨大士像，秀髮披拂，現身海中。憶髫齡鄰居，鄉人曾以舊畫觀音一幅乞為摹繪，固有其事也。」⁹⁷呂碧城夢見自己所繪的水墨觀音像出現在倫敦友人處，與童年在家鄉曾有鄉人以舊畫觀音乞為摹繪之事暗合。可見其倫敦旅次確實已開啟往後學佛契機，復有此夢境，實屬自然。

1930年春天，呂碧城皈依佛法，始絕筆於文藝，悉心從事佛典英譯。本年同時籌畫出版《歐美之光》。至1931年初夏始重拈詞筆，同年《歐美之光》出版；同年冬天，呂碧城英譯的佛經《阿彌陀經》則在英付梓，延續了她與英國佛學的因緣。她曾於翻譯完成後，賦詞一闕〈法駕引〉以寄懷：

素華誰探？(樂極國，梵文名素華諦 Sukhavati。)紺綃暗解蓮芳綻。耿吟眸，望來去金身，共騰肩焰。撩亂，更曼蕊陀羅，斜吹茜雨法筵滿。試回首，微茫下界。笑槐安，蟻遊倦。晚晚。山丘一例，莫論人間恩怨。計桂魄終銷，橙暉永逝，(光為橙色七彩。近據天文家報告，日之壽命尚有十五兆年 Trillions。)萬般皆變。凝眇。捲螺雲無盡長空，惟有佛光綃。(太陽系之星球無數，作旋螺雲狀。佛國無日月，惟佛光照耀。)到此際，煩憂齊解，舊情休戀。(予以《阿彌陀經》在英付梓，逐譯既竟，賦此寄

⁹⁶ 呂碧城：〈丁香結〉，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詞卷二」，頁117。

⁹⁷ 呂碧城：〈丁香結〉，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頁117。

懷。)98

此類梵苑詞章多出現在她皈依佛法之後。上闕「素華」指涉的意義已於詞中加註，即「極樂世界」之意，亦稱「西方淨土」、「阿彌陀佛淨土」。淨土宗(蓮宗)即專修往生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淨土之法門而得名。淨土宗與禪宗並列為中國佛教主要的兩大宗派。呂碧城即淨土宗的信仰者，其英譯的《阿彌陀經》是淨土宗的根本經典之一，是念佛人修行的重要依據。其次，詞中「笑槐安，蟻遊倦。」典出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東平淳于棼醉臥槐樹下，夢至大槐安國，出仕南柯太守。夢醒後，始覺大槐安國原是槐樹下的蟻穴，衍生成語「南柯一夢」即比喻個人名利和榮華富貴之短暫，呂碧城似有藉此自嘲之意。而下闕則引用天文學知識說明日月之變化與太陽系星球無數，以之對照無日月的佛國，只有佛光照耀。呂碧城藉此訴說有意藉由修習佛法以消解人間恩怨、煩憂與舊情之意。是以，呂碧城藉由英譯佛經《阿彌陀經》以消解個人煩憂，而在英付梓英譯佛經也說明她參與了英國的佛學發展。

簡言之，呂碧城中年這趟半年英倫旅居生活，開啟她在佛學方面的研究興趣，也昭示她後半生朝向宗教追求的巨大轉變，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

2、關注倫敦的佛學發展：同時強調中國佛學的自信

倫敦除了開啟呂碧城後半生信仰佛學的宗教生活之契機外，她也曾在〈女界近況雜談〉(約 1928 或 1929 年)提及在倫敦一段與佛緣相關的經歷：

迨世變愈劇，乃慨然歎歐美功利主義銳進至極，受大創判時方返而旁求救濟之道，孔教、佛教均有瀰漫全世界之時。去年在倫敦曾屢與英人談及，彼等莫不見信。近予旅舍之街角，有瞽丐日日立風雨中，予憐之，贈以金戒一枚，丐與予握手為謝，且詢何不自御之故。予笑曰：「汝不能見，現與汝握手之人，其指間御有巨大之鑽石耳。」丐驚嘆曰：「汝實行平等如此，真耶穌信徒也。」予曰：「否。吾國中有較善耶穌之教。」丐言深以未聞大道為恨，不惟盲於目，且盲於心矣。後予再見之，詢知金戒已典質得六先令云。吾道不能見信於酒肉之士紳，而感動風雨之瞽丐，俗有問道

98 呂碧城：〈法駕引〉，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詞卷二」，頁 180。

於盲之說，予則與盲談道，雖瑣事亦甚趣也。⁹⁹

此文寫於倫敦之行後，呂碧城憶其英倫旅行這段遭遇，以說明歐美遭遇劇變時，往往便是孔教與佛教瀰漫全世界之際，但英人多不相信。但後來她在倫敦旅舍街角贈丐以金戒，對方感恩並認為呂碧城具有平等精神，是耶穌信徒。呂碧城藉機說明「吾國中有較善耶穌之教」，意即前述之孔教與佛教，較諸耶穌教更有平等與博愛精神，藉機展現自己中國文化的優越及自信心。此段逸事亦突顯呂碧城良好的經濟能力。是以，身在歐美的呂碧城，一旦面對與自己中國文化相關議題時，往往充滿對於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與西女士談話感想〉也是 1928 年倫敦之行後所作，呂碧城亦提及她對佛教的文化優越感及近來倫敦佛教宣傳及興建廟宇之事：

耶教主博愛而不戒殺，殊為缺憾，甚至變本加厲，……。假使行於歐洲者為佛教而非耶教，則此奇禍可免。……，世變亟矣，惟佛教可以弭兵，於人心立和平之根本。……惟真文明而後有真安樂。何謂真文明？即吾儒仁恕之道，推己及人、仁民愛物之心，及佛教人我眾生平等之旨，使世界人類物類皆得保護，不遭傷害。……聞倫敦近有佛教之宣傳及廟宇之建設，挽浩劫而開景運，跂予望之。所惜此舉未能創於十稔以前，承歐洲大戰之後，收效當較易也。¹⁰⁰

可見呂碧城認為只有儒教與佛教可以真正使眾生平等，所有人類物類不受殺生之害；歐美若能早接受佛教洗禮而非耶教，便可挽殘殺浩劫。對於近年來倫敦佛教之發展及廟宇之興建，呂碧城認為若提早十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佛教，更易收效。其後，呂碧城於 1940 年作英文版〈《因果綱要》跋〉也提及：

佛法之信仰，最能安慰人心。此書以英文述之，旨在感化歐美，俾於歐戰

⁹⁹ 呂碧城：〈女界近況雜談：浪漫主義〉，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37-438。

¹⁰⁰ 呂碧城：〈與西女士談話感想〉，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一《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頁 423。

後痛定思痛，了然於因果業報，知此肉身之器世界外，別有樂土，即西方之阿彌陀佛國。則心有所屬，自能不造業而甘淡泊。¹⁰¹

可見她對佛法之可感化歐美甚具信心，此與其對中國古典或文言文的自信心一樣，凡面對西方或異國文化，她都能堅守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而不致片面地傾慕西方文化。1942年，呂碧城曾以〈感逝三首〉之二紀念業師嚴復，亦提及此點：

業師嚴幾道先生學貫中西，譯述甚富，尤以首譯《天演論》著名。然物競天擇之說已禍歐人，若當時專以佛典譯餉世界，則功不在大禹下，惜乎未之為此。而先生晚年有詩云：『辛苦著書成底用，豎儒空白五分頭』亦自深怨矣。¹⁰²

由此可知呂碧城對於嚴復當年選擇翻譯《天演論》而非佛典，也感到遺憾，言之下意認為佛學對世界和平的影響力更大些。

簡言之，倫敦對於往後呂碧城學佛的意義極為重要，英國佛學發展是她關注的重點，儘管當時她對於佛學的瞭解尚未深入。職是，與前述倫敦靈學一樣，倫敦同時也是世界佛學研究的中心，對佛學已有一定基礎的呂碧城對於倫敦佛學界的關注可以想見。雖然呂碧城後期人生轉向學佛，必然與其人生際遇或外援因素有關，但無可否認的是，呂碧城在此地偶然結下的佛緣，確實成為她往後人生朝向佛學追求的重要契機。因此，呂碧城英倫之行的佛學體會，之於她後期人生，具有開啟了全面朝向宗教追求的起點之意義。

五、結語：英倫藝術文化之旅也是人生宗教靈性之旅的起點

綜合前述，可見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十分特別，頗具個人風格。這位既現代又國際的時髦女子，其英倫書寫所自覺展示的關注面向，既有知性的報導式旅

¹⁰¹ 呂碧城：〈《因果綱要》跋〉，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文卷二」，頁680-681。

¹⁰² 呂碧城：〈感逝三首〉之二，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呂碧城詩卷二」，頁311。案：原詩題甚長，幾可視為小序；暫略全文，僅以〈感逝三首〉名之。

行書寫，也有一般散文罕見的靈異/靈學敘事與英倫之靈學/佛學發展，這趟英倫旅行更是她後期人生投入佛教修行的契機。是以，呂碧城的英倫藝術文化之旅，同時也是人生宗教靈性之旅，兩者之反差呈現奇異的美感。

首先，呂碧城以女記者的慣習展現知性的報導姿態，觀看英倫這一異國空間的文化景觀，呈現旅行導覽書的特質，也符合她自認提供國人旅行參考的動機。這些作品也是她與國內友人連結的重要管道。其次，她曾遊學美術系，並將所學運用在英倫藝術文化的介紹上，展現專業的藝術史知識。同時，她很自覺地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展現己身文化主體的自信，能夠適度地調度中國情調以解讀西方文化，以轉化英倫名勝文化景觀的隔闕感。而她也適度地突出女性主體及故事，以同情共感面對西方歷史上的女性悲遇，也注意現代婦女的地位。此外，兼論呂碧城倫敦旅次的靈學/佛學因緣。其一，靈學部分，呂碧城於旅次中保持閱報習慣，較常關注社會新聞中的訟案及靈異事件，展現她對獨特議題的興趣；她也適度地以中國的因果輪迴與報應觀點解讀西方心靈/靈異世界，以消彌西方文化帶給國人的陌生感。而身處近代靈學研究重鎮倫敦，她對靈異的看法傾向較科學的一面；由此而延伸之科學與玄學的辯證，以折衷的態度面對靈學，很能見出呂碧城的獨特識見。其二，佛學部分，呂碧城的英倫之旅開啟往後人生學佛的起點，展現她個人宗教自覺的開端。同時，她也關注倫敦的佛學發展。是以，倫敦旅居之於呂碧城的生命史，絕對具有重要的關鍵地位，由單身出遊的現代女性轉向在家修行的「女居士」，此一反差濃厚的身分與空間的轉變，也正好呈現呂碧城之特立獨行。

是以，做為一名民國才女/女記者，呂碧城的英倫旅行書寫再次展示她獨特的「姿態」，一種「另類的現代性」¹⁰³。其人其作之衝決傳統與現代的界限，令人側目，英倫旅居亦如是。希冀以此豐富呂碧城海外遊蹤研究的面相，並提供近現代女性文學研究領域之參考。

¹⁰³ 借用方秀潔〈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標題。

徵引文獻

一、文本

呂碧城編譯：《歐美之光》，新竹：獅頭山無量壽長期放生會，1964年7月。

呂碧城：〈蓮邦之路〉，《香光小錄》，引自李又寧：〈序：呂碧城是怎樣開始信佛的〉，呂碧城：《觀無量壽佛經釋論》，臺北：天華出版社，1979年11月。

呂碧城著；李保民校箋：《呂碧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1、呂碧城研究

方秀潔(Grace S. Fong)：〈另類的現代性，或現代中國的古典女性：呂碧城充滿挑戰的一生及其詞作〉，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編：《慶祝施蛰存教授百年華誕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

方秀潔(Grace S. Fong)：〈重塑時空與主體：呂碧城的《游廬瑣記》〉，張宏生、錢南秀編：《中國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

方秀潔(Grace S. Fong)：〈Between the Literata and the New Woman：Lü Bicheng as Cultural Entrepreneur〉，Christopher Rea(雷勤風)& Nicolai Volland(傅朗)編：《The Business of Culture：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65》，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Canada, 2014, pp.35-61.

吳盛青：〈彩筆調和兩半球—呂碧城海外新詞中的文化翻譯〉，《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臺北：麥田出版社，2015年1月。

胡曉真導讀：〈恰似飛鴻踏雪泥—民國才女呂碧城與她的時代足跡〉，呂碧城著：《歐美漫遊錄—九十年前民初才女的背包旅行記》，臺北：大塊文化公司，2013年10月。

2、其他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臺北：田園城市文化公司，2000年5月。

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5月。

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11月。

〔日〕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年5月。

三、期刊論文

羅秀美：〈自我、空間與文化主體的流動/認同—以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的散文為範圍〉，《興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2年12月。

四、網站及其他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網站(<https://blog.britishmuseum.org>)，2020年6月5日查詢。

梵蒂岡博物館(Musei Vaticani)網站(<http://www.museivaticani.va>)，2020年6月5日查詢。

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即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網站(<https://www.parliament.uk/>)，2019年7月21日查詢。

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網站(<https://www.westminster-abbey.org/>)，2019年7月21日查詢。

倫敦靈學會(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網站(<https://www.spr.ac.uk/>)，2018年8月10日查詢。